

一、青少年时期

青田陈氏家族

300 多年前，陈氏家族跨越黄河、长江，从河南迁往青田。

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十二日（公历 1898 年 1 月 4 日）历史正准备跨进戊戌年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像一个日趋成熟的胎儿，正躁动于母腹之中。这天，在浙江省青田县高市外村的一座旧式院落中，一个男孩呱呱落地。孩子的响亮哭声 惊动了这个瓯江之畔的浙南山村。日后 他的声音，也在中华民国的史册里，留下了众多的记录。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陈诚出生了。

陈诚 字辞修 别号石叟。

陈氏是青田县的一个大姓。陈诚的先祖是河南人。

300 多年前，明嘉靖年间，陈氏家族开始从河南迁往青田。

陈诚的始迁祖被朝廷任为青田县知县，遂率全家跨越了

淮河、长江两大水系 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青田任职。他居住在青田县署旁的司下，后来死在任上。青田人为将陈知县一族同其他的陈姓相区别，特称其为司下陈家。

陈诚的始迁祖共有三个孙子，以第三个孙子最为聪慧，受人钟爱。聪慧引起了两个哥哥的嫉妒。小弟弟竟被两个哥哥合谋推入江中，幸被渔人救起，后来生了儿子叫陈诏；而那两个狠心哥哥，却没有生子。

陈诏参加会试，名列第一，曾先后任过云南监察御史、浙江招讨史和左佥御史等要职，以清廉、干练而著称，被世人尊称为会元公。

陈诏共有四个儿子，小儿子名叫陈鉴。

这时已进入 17 世纪的 40 年代初。清军入关，并进军江南。陈诏父子，曾与部将林如虎据守永嘉，抵抗清兵。陈氏族人 则于兵乱中 离开县城 避入石盖、四都等乡村。

陈鉴的后人茂远，开始迁至距县城 60 里地的高市。

高市前临蜿蜒浩荡的瓯江，江面烟波浩淼，风帆点点；背依连绵苍翠的括苍山 山上古木参天 危崖矗立。山水相连 交映生辉，河山如画。

茂远的孙子国善，很会经营，成为乡里的首富，但乐善好施。他就是陈诚的高祖。

国善的孙子锦芝，娶刘氏，共生二子，长子登迁；次子希文，即陈诚的父亲。

希文乃字，名应麟，晚清诸生，后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毕业。他开始做私塾先生，后来到县城敬业高等小学当校长十余年，是一位忠于职守、刚直不阿的教育工作者。在潜移默化之中，他把俭朴、踏实的品格传给了儿子。

希文先生娶妻洪氏，生三子一女，长子即陈诚（辞修），次子正修，三子勉修，女嫁徐姓。有一种说法，陈诚原名辞修，字诚，后来才将字与名调换，以诚为名，以辞修为字。从他们弟兄三人均以“修”字取名来看，这种说法是可信的。

陈诚的母亲善良、慈祥。她的品格，以及她给予儿子的足够的母爱，也在陈诚的性格上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青田，又称芝田，因田产青芝而得名。

青田建县于唐睿宗景云二年（公元 711 年）明清时均属处州府，1914 年改属瓯海道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，废道，青田县始由浙江省直辖。

青田县虽土地贫瘠，经济落后，但因具泉石之胜，括苍山余脉分展县境，群峰倚天，江溪纵横，山清水秀，风景绮丽。

自县城鹤城镇沿瓯江西行约 60 华里，便是高市。这是一个濒临瓯江的集镇。

流经高市地区的一段瓯江又叫大溪，它与另一条叫做小溪的河流在高市附近会合。会合后的江面更加宽阔，俨然成了一条大江。与大江相比，高市镇上的街道，更显得狭窄、渺小。高市人也是一样，守在古老的集镇上，终难有所作为，一旦飞离这个偏僻的山乡，便犹如大江东去，成为风流人物。

由高市再西行 4 华里，便是全县及浙南著名的风景区石门洞。陈诚幼时常从村后或江上来到这里嬉戏。

石门洞有两峰临江壁立，高数十丈，相对如门，故名石门。

人们对两峰的叫法各异，有的叫它们卧龙、伏虎，有的称之为鼓山、旗山。从不同的方位，可以看到两山的不同姿态，尽可以凭藉自己的想象给它们取名。

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曾经在石门洞读书，并在这里写下

了脍炙人口的《郁离子》一书。

陈诚自幼深受石门风景和名人逸事的熏陶，曾经写下《游石门洞》诗一首。诗云：

旗鼓对峙镇山门，
昔日文成^①策主勋。
安得驰驱旗鼓出？
青天之下扫余氛。

诗言志。青少年时代的陈诚，已经自比效忠明太祖的刘基，立志冲出石门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石门陶冶了陈诚。陈诚深恋着石门。

陈诚给青田陈氏家族带来了更大的声名。

学 生 时 代

中学校运动会上，陈诚的体操表演，赢得了师生的热烈掌声，荣获全校个人总分第一。

20 世纪的最初一二十年，中国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与变革。辛亥革命之火，燃遍祖国大地。在革命波涛的汹涌冲击下，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。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，只能在紫禁城的狭小地域里作威作福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社会在进步，大地在苏醒。

陈诚的学生时代，正是在这样的年代里度过的。

陈诚 7 岁开始读书。他战战兢兢地跨进了堂伯父陈炳谦

^①文成即刘基谥号。

的私塾教材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
陈诚的父亲陈希文先生，在县城教书，也不时对陈诚的学业予以辅导。

第二年，陈诚进入高市小学。

学校离住宅不远，差不多出了家门，便是学校的操场。尽管这是一所偏远山村的小学，但它毕竟是近代教育的产物，与一家一户的私塾不同。

学校的课程比较全面 增加了算术、常识、体育、音乐、美术等课目。

学校的集体性更为突出。不同的年级，形成不同的集体。学生们开始有了一种集体的荣辱感。

学校的活动 更加制度化。上下课打铃 按时按点 每天的课程 按课表运转 周而复始。

这一切都使陈诚感到十分新鲜。

不过，学校的条件和环境却是很简陋的。教室东拼西凑，房屋破旧不堪，老师的办公室也很拥挤。这种状况，直至 20 多年以后，由当了将军的陈诚捐款重修校舍之后，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

学校和老师都没有想到，一名才不出众、貌不惊人的普通学生，竟是未来使学校发生重大变化的施主！

陈诚的童年在高市小学度过。他一共读了 6 年小学。1912 年，他从这里毕业。这时，中华民国还刚刚建立不久。

1913 年春，陈诚考入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。

他身穿长褂 肩挑书笼、行李 由父亲陪同 风尘仆仆地来到离家数十里外的丽水县城。正像从高市到丽水的蜿蜒公路一样，陈诚也正走在人生的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上。

这是一所普通中学。陈诚被编入一年级第十班就读。农村中能进入普通中学读书的人不多。它要求有一定的经济负担能力，并且要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。

对于长期生活在山乡高市的陈诚来说，丽水俨然是一个大都市。这里的商业、建筑、交通等等，都要比高市像样得多。而一所省立中学，与因陋就简的高市小学相比，当然又有天壤之别。

陈诚需要适应这个崭新的环境。他感觉到了农村人和城里人之间的差别。农村人见识太少。他不大和同学们去争什么，而只是默默地努力读书，要在成绩上压倒别人。

暑假。

希文先生盘算如何应付下学期三个儿子的学习费用。正修、勉修都在读小学，要交学费、杂费、书籍费。陈诚的开销最大，不仅中学的学习费用高，还要筹措伙食费。

随着新学期的迫近，希文先生的心情愈加沉重。他必须设法筹措这笔数目不小的款子。

“爹。”一天，陈诚突然在沉思的父亲身旁叫道。

“我已决定下学期转入师范学校读书，那里不要交学费，伙食也由学校供给。”陈诚继续说。

“师范学校的文凭不如普通中学硬，你想过没有？”父亲问。

“我想过了。但是，不能因为我而影响了正修、勉修的求学。我不能帮助你挣钱，但是应当帮助你减轻负担。”陈诚的话，都经过了深思熟虑，脱口而出。

希文先生望着懂事的儿子，眼睛里闪动着泪水。他点点头。既是同意，又是感激赞扬。

新的学期，陈诚转入了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读书。它附属于第十一中学，只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小学教师，给予这部分学生更多的优待。

陈诚的中学时代，学习勤奋，成绩优良。

陈诚最大的特点是喜爱体育运动。他上单杠、双杠，真是如鱼得水，似可无师自通。

在一次第十一中学和第十一师范学校联合举行的运动会上，陈诚的表演，赢得了师生的热烈掌声。他荣获全校个人总分第一，领到了许多奖品。陈诚的名字，也因此出了名。不论哪个年级的学生，都知道学校里有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陈诚。

经过 4 年的学习，师范快毕业了。同学们大多怀着喜悦的心情，憧憬着未来。20 岁的陈诚却充满懊丧和忧虑。

希文先生此时正在青田县敬业小学担任校长。

敬业小学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。能在这里当一名教师，也是不容易的。学校同仁听说希文先生的公子即将由师范毕业，并且还是一名优秀运动员，便纷纷向校长建议，将陈诚收下来担任体育教师。

“不行，现在县里许多绅士正在找我的缺点，我若录用辞修，岂不是授人以柄，让他们告我吗？”希文先生表明了自己的苦衷。他不能因为录用自己的儿子，而毁了自己和学校的名声。

陈诚胸怀大志，并不满足于做一名小学教师。

希文先生的正直，不仅无意中把儿子推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，而且也在儿子的品格上，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。

陈诚从师范毕业后并没有马上就业。在人生的重要关口，他要行使自己选择的权利。

后来，他又去杭州体育专门学校上了一段时间。

为什么要上体育专门学校？陈诚自己也说不清楚。这时的陈诚，身穿浅色西装，系一根领带，两片衬衫衣领洁白平整，已经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。

投 笔 从 戎

20 岁的陈诚，正站在一生事业和命运的十字路口。

杭州长途汽车站巧遇杜志远，决定了终其一生的戎马生涯。

陈诚结束学生时代、步入社会的年代，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和伟大的年代。在世界的东方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人类历史从此跨入了新纪元。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，以头条新闻报道和赞扬了十月革命。1918 年夏天，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祝贺。十月革命的东风吹到了中国。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。

1918 年暑假，20 岁的陈诚，站在一生事业和命运的十字路口。

他心乱如麻，彷徨不定。

秀丽的西湖向游人绽开笑脸，平静的湖水被微风拂起阵阵涟漪。陈诚觉得自己像湖面上的一叶孤舟，飘泊无定；前途如云雾中的亭台楼阁，虚无缥缈。

灵隐寺前山石上的胖大罗汉，大腹便便，说是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笑脸常开，说是在笑天下可笑之人。陈诚不以为然，罗汉毕竟是石雕的，它可以始终挺着大肚，常开笑口；如果它有

像人一样的血肉之躯，就不会有那样神奇的雅量。

人生的道路，变幻莫测，真可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
湖光美景，在此时陈诚的眼里，都黯然失色。

陈诚怀揣师范和体专两张文凭，却寻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职业。他来到杭州长途汽车站，决定先返回家乡青田，再从长计议。

突然，一个绅士模样的人，来到他的面前。此人头戴豪华的礼帽，身着笔挺的西装，脚上的皮鞋锃锃发亮，手提文明棍。衣着显示了他的身份和地位。

“小兄弟这几件行李请代为照看一下，可以吗？”绅士用青田官话对陈诚说。

“可以，请尽管放心。”陈诚为对方的信赖所感动，用青田土话顺口回答。

“怎么，你也是青田人？家在青田什么地方？”绅士好奇地问。

“高市。”

“你可认识高市陈希文？”

“正是家父。”

“啊——”绅士惊奇地说，“希文是我的挚友。”

原来这绅士打扮的人名叫杜志远，是皖系军阀的一个师长，驻节福建。此次因当选为北京政府的议员，途经杭州，赶赴北京就任。

他们愈谈愈投机。当谈到陈诚将来的去向时，陈诚黯然失神。

作为前辈杜志远，有点为晚辈陈诚的前途操心。他是一个军人，只能在军队方面打主意。

“最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广告你看到没有？”杜志远问。

“看到了，但是要两名校级以上军官具保才能报名。”陈诚带有试探的口气回答。

“这不要紧，我负责举荐。”杜志远一口应承。

“但是，军校规定要普通中学的文凭才能报名，师范中学的文凭是不行的。”杜志远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。

“我可以回家借一张文凭来用。”陈诚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是不是愿意一辈子做个军人。”长辈谆谆叮嘱。

“我是愿意的。不过，还要再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。”陈诚的回答，坚决而又得体。

陈诚匆匆赶回青田，征得父母的同意，借了本家陈德的普通中学毕业文凭，便又返回杭州，与杜志远同赴北京。

北京，在陈诚的眼里，是一个更大更新的世界，比起当年到丽水、杭州，更感新奇和奥妙无穷。这对于来自穷山沟的青年来说，真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

陈诚无心观赏北京的名胜古迹，首先到指定地点报名，领取体格检查单。

检查身体的地方在旗坛寺。

旗坛寺原是袁世凯模范团的旧址，现在已经冷落。由于军校在这里进行体格检查，应考的青年学生，送考的亲友，卖小吃的生意人，组成了一支大军，一时间，这里又热闹起来。

陈诚因为一贯喜爱体育运动，身体壮实，除了身体偏矮不尽如人意外，各项检查都合格，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。

接下来是学科考试，这对陈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他中学

读的是师范，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学不完全相同。按照规定，要进行中外地理、中外历史、物理、化学、英文、国文、修身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的考试。他有些紧张。

对陈诚来说，还有一种更担心的事，那就是自己是借用了陈德的文凭，顶着陈德的名字，而不是陈诚，决不能在考官点名时出错。

试卷是密封的，浮贴在试卷上的名签，到交卷时就撕去，只有试卷的后上角藏有考生的号码。初遇这样严格的考试，陈诚担心号码弄错。

考试整整进行了三天，上午考两场，中午免费供应一盘小包和一碗汤；下午考一两场不等。天气炎热，考试内容又不很熟悉，陈诚很吃力，加上每场考试前都要叫号，又提心吊胆怕应错了号。三天，犹如三年，他感到疲惫不堪。

各门课程考完后，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齐振林召集考生发表讲话，宣布考生们一旦被录取，首先就要被送到连队去当兵锻炼 9 个月。他引用了一句孟子的话：

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”

两千多年前孟夫子的警世名句，陈诚早就背熟。

陈诚天生有一股闯劲，不害怕艰苦和锻炼。现在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获得这种锻炼与吃苦的机会。

令人心焦的考试成绩终于出来了。陈诚的成绩不佳，未能列入录取名单。经过杜志远的疏通，将陈诚列为备取第一名。这样既不违背正式录取的分数规定，又有很大的机动性。

按照规定，备取生只有当正式录取生发生缺额时，才能补上，陈诚渴望能得到替补，心急如焚。

一个意外的机缘，帮助陈诚踏上了戎马生涯。

获得考试第一名的考生刘亦琨，突然决定改变从戎的初衷，要去高等学府深造。

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陈诚得到了递补。他喜出望外，用‘陈德’的名字，侥幸地跨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。

10月初，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照壁上，贴出了第八期学员入伍生的分配名单。陈诚被分配在市郊南苑的陆军第九师锻炼。10月8日清晨，陈诚与其他约200名学生，从永定门外乘上火车，直驶南苑。

列车的车轮把陈诚送往南苑军营；历史的车轮，却从此把陈诚送往剧烈动荡的戎马历程。

二、黄埔岁月

巧遇蒋介石

一本圈圈点点的《三民主义》，一次清晨操场的巧遇，第一次把这未来的君臣召集到了一起。

1924年的夏日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政党——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，刚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。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，进行了改组。孙中山决定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。

军校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。这里原是清代陆军速成学堂和海军学堂的旧址。这个小岛似乎注定了要孕育一批军事将领，让他们来拯救或摧残中国人民。

人们习惯称这所新设立的学校叫黄埔军校。

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，蒋介石为校长，廖仲恺为党代表。

这时的黄埔军校，充满了革命朝气，生机勃勃。许多有志青年，都纷纷集合到这个学校中来。

陈诚从他的上司邓演达那里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思想。

陈诚自保定军校毕业后，只经过短期的实习，便随邓演达到建国粤军中任职。由于作战勇敢，陈诚很快由上尉连长提升为独立连少校连长。

在陈诚开始步入军界的时候，显得意外顺利。9个月内，便由少尉而晋升至少校。

陈诚来黄埔之前已是建国粤军独立连少校连长。为了进入黄埔军校，他宁愿接受较低的军衔。当他随邓演达来到黄埔时，这里已没有少校的职位。他愉快地接受了上尉特别官佐的衔职。

“辞修，你懊悔吗？”担任军校教练部副主任的邓演达问。

“报告副座，只要能能为革命贡献力量，什么军衔都一样！”陈诚很爽快地回答。

邓演达喜欢他这种不计一时得失的品格，满意地点点头。

不久，一个偶然的机，为陈诚打开了“通天”的大门。

一天晚上，陈诚出外访友。他在广州有许多保定军校的同学。旧友相见，千杯恨少，免不了天南海北地交谈。

这一谈，竟谈到了半夜。待他赶回军校时，天已微明。

同学间的开怀畅叙，使他兴奋不已；加之多喝了两杯，竟一下子无法入睡，索性取出孙中山先生的《三民主义》一书来阅读。

陈诚读书一向认真，且有在书上圈圈点点的习惯。《三民主义》只是一本小册子，内容不算长，他今天圈圈，明天点点，已经使书上的圈点密密麻麻。此时，他又免不了再圈点一番。

这时的陈诚已是三民主义的“信徒”。他以为中国只要有 了三民主义，就能使混乱的思想和割据的土地，凝聚到一起。

凌晨的雾气笼罩着大地，月亮和星星都失去了原有的光辉。大地张开双臂迎接黎明。

陈诚手持《三民主义》来到操场的单杠旁。他放下书，脱去军装，深呼吸两次，活动活动腰背，便娴熟地在单杠上做起各种动作。

远远的有人向单杠走来。来人身材瘦高，着一身整齐的军服，后面跟着卫兵。他就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。

蒋介石每天清晨都有到操场散步的习惯。散步以后，紧接着就向参加早操的干部、学员训话。平时，出操前，军人总是伴随着沉睡的大地，漫游在甜蜜的梦乡。只有嘹亮的军号声，才能把大地和军人一起唤醒。但今天，他老远就看到有人在单杠上运动。是谁？竟起得比他还早。出于好奇，他走了过去。

命运之神第一次把这未来的君臣召集到了一起。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关系。只知道现实：一个是校长，一个是学校的基层干部。

校长走近上尉，顺手拿起放在一边的《三民主义》小册子。他见书上有很多圈圈点点，显然已被认真地反复阅读。从所作标记来看，对于三民主义的要义，似乎已经有所领悟。

这边，陈诚看到来人是校长，便立即从单杠上下来，毕恭毕敬地挺立在校长身旁。当校长抬眼看他时，他慌忙报告：

“报告校长，上尉特别官佐陈诚正在锻炼身体，请校长指示。”

“稍息。”蒋介石一边翻阅手中的书，一边发出指令。

“书上的记号都是你做的吗？”蒋介石端详着站在面前的军官，发问。

“报告校长，都是卑职所画，今后还要认真学习总理的思

想。陈诚表示。

“你对总理的书学得很仔细 很认真 这很好。总理的思想是每个革命军人的灵魂。首先要做总理的好学生，才能做一名好军人。”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作出了指示。

陈诚意识到，校长的指示中，包含了对自己的褒奖。他恭敬地说：

“谢谢校长的鼓励。卑职一定牢记校长的谕示。”

操场上的巧遇结束了。

事业上的结合开始了。

陈诚的心情仍处于激动之中。

他觉得校长的为人，比原先估计的要谦和得多。

校长的心情也不平静。

他觉得陈诚是个可以栽培的人。他把陈诚的姓名、职务都记到了笔记本上，事后又去找严重总队长打听陈诚的情况。

严重是保定军校的五期生，在建国粤军中曾经担任陈诚的副团长。他在蒋介石面前把陈诚夸奖了一番。

两条人生的轨迹在这里相遇以后，再也没有分开。其中的一条始终顺从地随着另一条运行。

婚 姻 悲 剧

一桩旧式包办婚姻，种下了婚姻悲剧的苦果。这是时代打在陈诚夫妇身上的痛苦烙印。

1918年，20岁的陈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。

妻子吴舜莲，青田县七都乌云村人。她虽称不上如何美

貌，但五官端正，朴实正派，温顺善良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她没有文化，一双小脚，与五四运动前后的社会风气，不那么协调。

年仅 20 岁的陈诚，充满了理想与追求。在学业未满的时候结婚，特别是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结婚，全无思想准备。但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只有服从。

新婚燕尔，温顺贤淑的妻子，带给了陈诚一定的欢乐和甜蜜。

吴家是青田著名的富户，结婚时陪嫁甚多，妆奁满房；就连陈诚读书的费用，也常得到舜莲家的资助。

此后，陈诚经过 4 年保定军校的学习，参加了广东革命部队。1924 年春，著名的黄埔军校筹建，陈诚又成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批教育副官。生活在瓯江之滨的舜莲，为丈夫步入军界而感到骄傲和喜悦。然而，陈诚开阔的眼界、上尉的军阶和对于理想、事业的追求，却给他和舜莲的结合，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1924 年 10 月的一天，陈诚在广州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：“父病故，速归。”

陈诚得此噩耗，立即请假回家奔丧。

当时粤汉线、浙赣线均未通车，陈诚只好取水路经温州返乡。海运班次稀少，航速缓慢，他虽心急如焚，但也只好耐着性子。随着船舶的颠簸，他闭上了眼睛，朦胧中，父亲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。父亲自幼读书，在杭州省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，成了村里的秀才。他为人正直，教子极严。自己常因调皮出格，受到父亲的责罚。父亲虽为青田县敬业小学校长，但从不苟私舞弊。父亲年仅 50 出头，自己的事业也未成，他却早逝，一阵心酸，不觉流下泪来。

经过几天的奔波，待陈诚赶到青田县城敬业小学，父亲已